

往米年

WANG MI NIAN

王建中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鸡毛 79

方家女人正在院子里抻鸡毛，忽然来了一阵风，鸡毛就全被风卷走了。满镇子都是鸡毛。

七里沙 91

沙城在沙岗的后面，过沙，足七八里，便是清河了。

走西口 113

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实在难留。手拉着哥哥的手，送哥送到大门口。哥哥你走西口，小妹妹我苦在心头。……

送牛奶的女人 147

她望着窗外日渐稀疏的树木和变得暗淡不堪的天空，怎么也展不开她的想象。

167

四牌楼

望过去时，满街里碎雪纷纷，四牌楼的初雪之夜蓝幽幽的，一盏一盏的灯火慢慢亮起来。

183

送月

二少奶奶依旧玩着自己的手指，修长的手指像一排葱一样，看上去很鲜嫩。

205

落山风

解开档的一刹那，刀子风长驱直入，一下子就捅到胸腔里来了。

241

守墓老人

阳光炽烈炽烈的，将沙丘晒得很白。风刮起来时，遮天蔽日，浑沌不开。

一跟他开玩笑说吃一块糖，他就急忙离开了。有时就在背风的角落里，歇一歇、跺一跺因天寒冻麻的脚。盘子就放在脚下，窝着脖子，袖着手，在地下转圈子。有时遇上大风天，他就用手护着，免得被风掀翻了盘子。脸冻得通红，胡子拉碴，鼻涕连腮，手上是一副露出手指的破手套。

北方多西北风，顶风而行，冬天的时候就很苦，生意也不好做。有时几天的西北风一刮，人们都缩在屋子里不出门，他几乎就没什么生意可做。但也得做，一天到晚在西北风里走，他得换一点钱，要不日子就没法过下去。冬天对他来说是很无情的。有时候有顾客，想要吃的，他又没有，他就得回去取，取了给人送来。有时就得在人家屋外敲上好长时间的院门。有些人家其实早听见了，一里长的街，算时间也掐死了，就是不给他开门，有意刁难。你想这大冷天，在外面站上半天，是个啥滋味，他这个买卖实在也是难做，可他还得做下去。也有心做副挑子，又觉得气力不够，也不行，只好这样继续奔波。常常见他顶着个盘子，急匆匆而过，不用问，一定是给人家取东西去了。这盘子里的东西实在不好带，就这么大个盘，带多不行，带少也不行。今天带这个多，偏这个不好卖，明天那个多，偏偏要这个，很作难。于是

副面容，她的容貌能好到哪里去。这个姑娘过了出阁的年龄好些年了，是老裁缝的一块儿心病。这家人不占他的便宜，于是，他就在这家的屋檐下摆了个小摊，位置差一些，是这条街的末梢。先前他还在一家杂货行前摆过一阵摊子，那里离学校近，学校摇铃的声音都听得很清晰。嘴馋的学生，下课从墙上豁口爬过来，一个步子就奔过来了。那是十分理想的做生意的地方，可惜，店主将他撵起了身。

他有一个带玻璃的“亮盘”，“亮盘”里很多个格子，格子里的就是他所经营的全部家当。我们这里将所经营的货物叫做家当，一说家当很大，就是买卖很大。他这个家当实在太小了，除了糖，就是一些果脯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紫的、黑的，摆在亮盘里，很诱人。再就是一些蜜枣、黑枣、柿饼、果干、杏干、桃干，还有花生、瓜子这类的小食品，更奇的还有一种本地产的“酸枣”，指头肚一般大，圆的，干得很透。这种东西，这座城里的人并不稀罕，夏天的时候，随处可见，很便宜，花一二角钱，能买一大堆。吃上几颗，酸得倒牙根，将枣核吐到地上，小脚的老太太踩到上面，就会摔跤，总是小心翼翼的，瘪着嘴抱怨，还是免不了摔跤。摔了跤难免掉鞋，老太太怕露了“金

葦子的菜全包了，没给裁缝店送。到黄昏，陈葦子喝酒的时候，忽然想起这事儿，他知道老裁缝好这一口菜，就着月光给裁缝店送过来了。那一晚，正好满月，白花花的，月光把树上的树杈连同一蓬喜鹊窝投在地上，各处静悄悄的，只有窗子上的灯火很热闹。街上朦朦胧胧的，也是借着酒兴，从不开玩笑的陈葦子就绕到背街裁缝店的背后，那里有个小门。

陈葦子轻手轻脚地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把他臊懵了，丢了菜，扭头就走，挑子也扔了。以后人们就知道老唐头和老裁缝的女儿“有戏”。这地方管男女关系叫“有戏”。纸里包不住火，老裁缝知道时，为时已晚，女儿已经显形了。气得老裁缝将他的糖摊子砸了，还是认下了他这个女婿。

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好上的。

白发红颜，郁郁寡欢，女儿生下孩子后，老裁缝常常能听到两口子拌嘴的声音，次数也越来越频。老裁缝暗暗流泪，他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病就重了，没有多久，老头就过世了。

这里的人家过世有个风俗，不论穷户、富户都要做纸火，就是给死者造阴间居住的地方。一些大户人家的纸火可以烧半道街。

老裁缝并没有多少积蓄，根本就置不起。老裁缝的女儿哭得很伤心，三天没吃饭，孩子奶水也断了，饿得哭声也很弱了。

老唐头就给老裁缝的女儿跪下来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纸坊的小伙计还没起来，老唐头就将门板叩响了。

老唐头抱回许多擦纸，黄的、白的、红的、绿的。还有金色白色的锡纸。

老唐头顶着寒风到乡下跑了一趟。那天落起小雪，回来时，老唐头雇了一辆小毛驴车，满满地拉回一车高粱秸秆来，这是用来做纸火的原料。上东边“一林雪”借一斗上好的精面，刷了浆糊。又从杂货店里买来了些青白纸，从老裁缝的剪刀里拣了一把剪子，他要自己给过世的老丈人做一条街的纸火。自己动手就干开了，算是尽了一点孝心，也算是赎回一点自己犯下的罪过。

出殡的那日，这条街上的人都怔了，一起出来看。起先就得到消息说老裁缝的纸火铺了一条街，一条街上的人都出来看纸火。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、这么大的纸火，说在阴间这还不是头等人家？说真看不出老唐头还是个孝子。丧服里的老唐头一张连片胡子脸，街上的人都指点他，想不到老裁缝有这么个女

“白纸坊”，高高地悬在原来裁缝店的门楣上。因有左立高捧场，白纸坊开张就接了邻县一桩买卖。

老唐头的名声就传开了。

但后来突然有一天，月黑风高的日子，白纸坊失了火，烧得半个夜空都红透了。尽管周围的人家都来救火，但风助火势，火苗一蹿几丈高，直到天明火才灭了。白纸坊成了一片焦土，老唐头和裁缝店女人都不知踪影，也不知是烧成灰了，还是回南方去了。以后便再无音讯。但白纸坊的地名却留了下来，现在是一个浴池，洗澡的人很多。门上有一副对联：

雪满山中高士卧

月明林下美人来

洗澡的人看了，摇摇头，想一想，又摇摇头。

雪林一



梅娘的店在城西的大道边。

这里是蒙地。南行，过草地，跋山丘，足五里，陕西。缘山走一线，一袋烟的功夫，涉河而去，山西。

雄鸡一唱，白了三省天。

梅娘便推开窗户，打了撑竿。屋子不很大，桌子却干干净净，洒了水，一屋清爽。食客便拢了过来，推门落座，茶就上来了。一揭盖，青茶正嫩。一颗红枣浮在上面，香味便漫了出来。茶罢，胃口便开了。吃荞面，吃豆面，吃莜麦面，吃粉汤。泼一层油汪汪的辣椒油，红得诱人，辣得地道，色味俱佳，是上好的陕北红椒。一箸下去，吸吸溜溜，满嘴香，额上一缸汗。若是冬天，一盆炭火红红的，将手暖过。一碗落肚，热了身子，驱了邪寒，正好干活，更宜赶路。

一个很舒畅的地方。

这时就到了日上三竿的时分，高峰期已过，梅娘便去唤豆豆。

豆豆就拍拍打打起来了，对镜梳妆，扎起一条长长的辫子，系了一截水红水红的头绳，向后一撩，垂至腰际，转过身来，细细挑挑，白白静静一个女儿家。随了梅娘的唤声，门帘一挑，杏

眼生辉，面若桃花，垂眉一笑，生了百媚。两个小酒窝盛了蜜一般，清清爽爽，楚楚动人。杂声一下静住，便是一阵赞叹，也自有一番惊诧。

客人就唤开了：“豆豆，过来！”

有放肆一些的，目光便野一点，免不了来几句夹白话，长长短短虚虚实实，豆豆不搭腔，也不恼。风摆细柳一般，袅袅娜娜而过，一缕幽香，浓浓淡淡，似有若无，空留一屋惊叹。

豆豆要去做糕。

梅娘的店里经营两种糕。一种是黄米糕。北方风味。和之以红豆、枣泥、土豆、各种应时青菜。沸油锅里爆炸，色黄，皮脆，肉嫩。冬天时，也炸糕圈，这是一种蒙地传统食品。豆豆所制糕圈，亦有一绝，不施蔗糖，味奇甜，且松软。来吃的人很多，就连一些蒙古人也喜欢。另一种是江米切糕，覆以白砂糖、果脯、葡萄干、杏仁、桂肉、青红丝，佐以香油。吃时，一刀下去，切出几个层次，色香味俱佳，令人食欲大增。

这两种糕，其他店铺亦有经营，但以梅娘和豆豆所制最佳，声名渐远。闻香识味而至者不在少数，生意很好。到这时，铺面已由两间土屋翻盖成八间青砖门面的店堂。后院亦有客房十数

间。梅娘的房前屋后植了不少桃树，繁成一林。

有一年，正是桃花灿烂季节，一老先生赶巧路过此处。眼见一林桃花潇潇洒洒，积雪堆玉，满庭芳菲，播香吐瑞，连说好风水，好风水！兴致所至，信笔题下三字：一林雪。字体遒劲老到，飘逸洒脱，一看便是翰墨瑰宝。知这先生不俗，梅娘自不怠慢，备厚礼酬谢，老先生分文不受，只告梅娘，纯粹图个好兴致，难得难得！梅娘托人制金匾，悬于店堂正中。揭匾那天，摆了酒宴，长鞭垂地，一地爆竹屑。

“一林雪”便叫开了，久了，既是店名，又是一种美味的代称。逢着孩子满月、家人生日、祝寿、族亲祭祀等大节日，提早几日便订好了。届时，梅娘用彩纸隆重封了礼，差豆豆送到府上，随了人家用意，另外备一份薄礼，同时送上，略表恭贺，主人家自不亏待。或是家里来了客人，有些措手不及，便差了孩子或者自个儿匆匆来采买。梅娘热热地待了，包好，柔柔地道一声：“走好，再来！”让人心里暖暖的，款款而去。梅娘必以目相送。一时无钱的，也无妨。道一声，欠了。梅娘说记下了。你只管拎了东西走开。

梅娘的生意越做越大，渐渐显出人手的紧张。

母女俩常常是汗流浹背，扶杵甩落一脸汗。一喘一吁，腰酸背痛，而舂好的米依然不能满足大家的胃口。久了，便生出些怨言，梅娘虽急，亦无良策。便请了石匠，选了上好的石料，洗了副石臼。因是全城人的吃食，洗得很大，洞一样深，放在那里，高五尺，四尺见方，若要动一动地方，需四五个青壮后生方能撼动。又请了木匠，做了舂杵。这舂杵也奇长，高六尺，砸一下，“噹”，全城都跟着晃悠，屋檐上的陈年尘土纷纷扬扬，登枝的雀子险些给震落在地，跌了一下，才又飞起。

久了，大家就习惯了这舂米声，像钟声一样，人们只要一听到这舂米声，就知道该起了。偶有阴雨风雪，一朝听不到这样声，便会睡过头去，误了时辰与活计，觉得这一日少点什么，不太踏实。

舂米是重体力活，梅娘和豆豆那么薄薄的身子，那么细软的腰肢，那么玉洁的手臂，自然不会有如此气力。

舂出的面要求是极高的，先要用细箩筛一遍，去粗剔芜，粗细要均匀，更不能有渣。蒸时，兑以适量水，拌匀了。上笼蒸。到一定时间，然后再洒一层。薄了走气，厚了闭气，皆不能恰到好处，凭的全是经验和感觉。然后入盆，用手和，到手感不滑不

了，一出门，摔了个仰八叉。那伙人笑得东倒西歪，怪话迭出。青山知是这伙人使了手脚，站起来，走过去，至一石锁前停下。这石锁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，几个人都撼不动，一直留在路边。常有人将一群一群的牲口拴在这儿，做桩石，从没有牲口走脱。这石锁太重了，青山一躬腰就将石锁举了起来，举过顶，擎到马路的另一边去了，随手一丢，半个石锁伏到土里去了。青山转回身，拍拍手上的土，向着这伙人走。这伙人四散奔逃，作鸟兽散。

青山一早起来，先挑水。这时天色尚早，梅娘提醒他别过早搅了全城人的梦。青山挑水起先在近处，后来青山听说近处的水浑浊，不清凉，便去二里外的竖井里挑。挑完水，便去劈柴，院子里的柴，堆得山一样。劈完柴，舂米。这时，残星还未消退，豆豆也起来了。青山见了豆豆，便傻傻一笑，洒下一些口水，嘿嘿嘿，自个乐个禁不住。梅娘见了，便觉好笑，也不说什么。曙色朦胧中，一个舂米，一个续米，俩人配合得倒是默契。待到日上三竿，青山吃过饭，便去睡觉。有时野些的客人吵了闹了要见豆豆、梅娘，青山总是一臂挡下，梅娘和豆豆省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
梅娘将柴房边一个置杂物的小屋空出来，豆豆收拾停当了，青山就在此容身。青山吃饭很简单，早上两大碗稀饭，六个炸糕，一碟咸菜，哧哧溜溜，一会儿便落了肚。手背一抹嘴，便去了厨房，问一声梅娘，还有啥事做。梅娘说去睡吧，青山便去睡觉，路过小厨房时，便慢了几步，向里窥望一阵。这时，豆豆正在小厨房蒸糕，一绺刘海垂落下来，蒸汽在发间弥漫，缠绕，平添了一种韵致。一动蒸汽便乱了，显出一张汗津津的秀脸来，小褂兜遮不住日见丰满的腰身，鼓出来，青山便傻上半天。若是豆豆偶尔回头，青山必是一惊，赶紧离了窗，逃似的。有几次惊扰了豆豆，豆豆回头，俩人触目，吓得青山好几天见了豆豆不敢抬头。梅娘见了，脸上便浸出一层思虑，驱也驱不散，除也除不尽。梅娘发现豆豆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没客的时候，爱独自一人沉思，忽然间就会抿嘴一笑，羞红了脸。院子里偶有响动，悚然一惊，看上半年，似在搜寻什么。若是正撞上青山在院里，便会躲到窗后，半天不见眉目。听得院里无声，半遮半掩探出半个脸来，不见了青山，便又显得怅然若失。寻上半年，见青山立在那里，豆豆脸如晕了胭脂，以手加额，如春般灿烂。甚至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，豆豆也忙里偷闲不忘往青山屋里窥上几眼。

没事的时候，他便将手巾拿出来，痴傻上半天，脸上梦一般浮起一层笑意。衣服自然舍不得穿，整整齐齐放在被卷上。有几次，梅娘给青山工钱，青山傻傻一笑，又推给梅娘。梅娘执意要给，青山执意不收。梅娘没法，心里便觉欠了他什么似的，很重。一想到豆豆，梅娘的思虑又一次漫上来。也曾想劝青山走，试着和青山说了，青山没说话，照样该干什么干什么。豆豆正干活，听得了，失手打了个碗，这一声脆响，如针一样，深深地戳在梅娘的心上，一笼蒸糕走了气，坏了。到歇下时，豆豆一脸的忧郁。梅娘也不便强劝青山，实在也是需要人手。

梅娘摇摇头，又摇摇头，叹一声。

杏花春雨时节，漫天雨雾。食客们很少在这样的日子里出门，生意显得有些清淡。

一日，已是黄昏。漫天细雨，霏霏雨雾，烟笼十里。店堂里无客，梅娘正准备收灶，烟雨迷濛中，渐渐呈现出一个人来，款款而行，梅娘似在不经意间，心头一触。来人擎了一柄油布伞，近了，一袭青布衣长衫，腋下一个小布包，满身泥浆，一脸风尘，看样子是赶了很远的路。

梅娘倚在门前，一手扶了门框，一手轻拢稍稍有些乱的青丝